



## 北国风

### 酱栏杂忆

□张剑阁

酱栏是过去东北农村家家房前窗下借着住房的前墙垒成的三围土矮墙,用以圈围酱缸,以防牲口撞击。其实酱栏也是具有保护居室安全的作用,成为防止歹人轻易接近窗下的一道屏障。酱栏的一侧接近地面处总是留出拳头大小的洞洞,是防备窗台上冰雪消融后无处流淌的。不少人家上下两扇的老式木窗底边挨着中框的一角,还钻出人指粗细的孔,是冬天留给男孩子往外撒尿的。于是,那冻结的尿水往往和着雪水通过酱栏下面的洞洞,一路地流到院中间去。

酱是用东北的优质大豆,旧历年年前烀好,在大泥盆里捣碎,做成立方体的“酱块子”,再用纸包好,放在一边搁置静干数月,发酵过程中酱由紫变黑,而且挂上一层白霜,到来年四月,酱块被揉碎加盐加水在放在酱缸里继续发酵,这时大酱开始由黑变得金黄,清香扑鼻。大酱颜色深浅,有无异味,由于其带有制作人的手工特色,常常代表一个家庭的饮食风格甚至家风的醇厚程度。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下酱一个味道,一家的大酱一个味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一人生只是吃自己家的大酱。各家也因此形成了一个规矩,有一个固定的人,每年操作酱块掰掰、下缸、定期用酱醅“打酱”的程序。每逢酱“发”之际,特殊的酱香隔院可闻,香溢整个村落,咣唧咣唧木制“酱耙”的“打酱”声也伴随着主妇们爽朗的说笑声。酱原来这样重要,有酱就可就饭吃,酱缸承载着各家一年的盐酱、经年的生活滋味。特别是如果在酱缸里放些土豆、南瓜、芹菜包、辣椒、黄瓜、豆角之类腌渍后,就成了风味独特的东北酱菜,咸咸的,鲜鲜的,脆脆的,那口感,就着小米饭大馇子,简直是绝配了。



家家户户有酱缸。

在我幼稚的记忆里,我家的这种最平凡不过的酱栏里面,除了孤零零的站着一只酱缸外,似乎附近还常年放着些苞米瓢子、豆秆一类冬天可以用来引火的柴禾,下雪的日子要用一两块破席子罩住,防止柴禾潮湿,确保人们熬过漫长的严冬。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常常俯身在齐腰高的柴垛上,观察酱栏里是否还蹲着那几只只能下蛋的老母鸡。或者看柴禾堆背角处是否被老鼠盗出了窟窿。更多的时候是伏夏时节,顷刻之间,乌云铺天,狂风大作,家里总有人箭一般跨进酱栏,为酱缸扣上秫秸编成的“酱帽子”,顾不得听“酱帽子”下白花旗做成的“酱蒙子”四角拴的马掌钉哐啷响如风铃,雷鸣电闪的大雨又倾泻如瀑布了。如果酱缸被雨水灌了包,那这一缸大酱可就麻烦了。所以夏天人到地里干活,最关心的是天气,最惦记的是酱缸,如果觉得不妥,会盖好了酱缸再离家门,以防跑不过突来的乌云和急雨。

我家贫寒,六七岁左右,家里还吃过冻土豆。开春从刚开化的大地里刨回冬眠了一冬的土豆,放在酱栏里临窗向阳的一角,冻土豆黑亮透明。化透后剥皮,到生产队的碾房磨成细面,回家包上酸菜团子蒸着吃,咬一口糟拉拉的,勉强搪塞。酱栏里地形隐蔽,还冷藏过猪肉,用爬犁从村中心老井沿上刨下来拉回不少冰块,把年猪的大块肉掩盖起来,再罩上些雪弥合,然后往上反复浇水,冻成晶莹的大冰包,真是异常坚固的堡垒,以防人偷、猪拱、猫狗扒和耗子盗,也成为蕴藏巨大年味诱惑的所在。也是在我七岁的那年夏天,小小的我时常站在窗台上,环抱着老式窗框,口里念着“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之类的民谣,望着酱栏前的菜园外面大路上行行排队而归的放学的孩子,向母亲发出“我要上学”的强烈请求。时过境迁,今天的记忆无法使当年复原。历经多年人生打拼的我一直相信,无论时空如何变幻,那醇醇的酱香挟裹着的淳朴的民风,甚至也包含那野味的腥臊,终成我永久的生命家园。



北国风

E-mail:hljrbbsc@163.com

## 霍龙门之春

□嫩江渔樵

那年那月



《冰越子战役中的赵尚志》版画 沙永江

木萧萧。当敌人美梦正酣之际,战士们已迅速将几个据点切割、包围!其中东山炮楼是奉制佯攻,火力主要集中于北岗村的三处据点。梦中惊醒的敌人仓皇抵抗,哇哇乱叫作一团,结果被猛烈的火力打得抱头鼠窜,死的死降的降,火车站和营房很快被拿下。

车站北炮楼是这次袭击的关键,支队长王明贵亲自指挥攻打。这个三层炮楼,防御坚固,重兵把手,易守难攻。抗联和鬼子火力对峙着,一会儿炮楼上喷出的火蛇把战士们压下去,一会儿战士们的火力又划破夜空打得炮楼悄无声息。这时,攻陷了车站和兵营的战士也过来增援,对炮楼形成了合围。在一阵猛似一阵的火力进攻下,炮楼没有了声息。此时,漆黑的天空,冷风打着呼哨疾速刮过,大家全神贯注,提枪盯着黑黝黝的炮楼。突然,鬼子哇哇怪叫着,枪喷着火蛇玩命地冲了下来。战士们开足火力猛烈阻击,鬼子在弹雨中前仰后合、纷纷仆地,少数几个跌跌撞撞消失在夜幕里……

90分钟后,枪声消散,战场的微火在冷风中“扑啦啦”渐熄。抗联三支队毙、俘敌军2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生活物资,大获全胜!这次大捷是黑龙江省抗联著名的24个战斗之一,被收入《黑龙江省志》军事篇。站在当年的战场,山风吹乱我们的头发。不远处的田野里,几间红砖斑驳的“日本房”,是日寇的火车站和行礼

房。当时这里南来北往装货运兵,应是人喧车鸣,好不热闹吧。而今已如残梦,散落在滚滚麦浪中。村头那栋被破的三层炮楼,像个衣不蔽体的要饭者,破砖缝爬出黄绿的荒草,楼角吊着棵小树苗在风中摇荡。楼底层被村民用作羊圈,里面传来“咩——咩——”的叫声。但楼顶那间360度的射击堡却完整坚固,棱角分明的射击口,依然对着鸡鸣犬吠的村舍,黑洞洞地……

村外东山上,还残存着鬼子的炮楼,大家又向此进发。东山草密林深,红松蔽天,我们呼吸着松香和青草的气息,鬼贯穿而上。八十年前的一线台阶,斑驳却依然坚硬,当年日本兵的马靴正是从这里上上下下,“叽哩呱啦”的怪叫也在这林间回响。山顶树矮林稀,一层残破的红砖炮楼独立其上。炮楼四墙上各开着三个射击口,黑洞洞地盯着山下四周。墙面许多破碎的弹孔,是当年那次战斗的痕迹,给人一种子弹呼啸、硝烟味儿弥漫的历史质感。破旧的炮楼外,静静的阳光中,一丛从粉红的刺梅尽情绽放,蜜蜂、蝴蝶伴着微风,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下了东山,路旁立着高大的“霍龙门战绩纪念碑”,原省长陈雷题写的八个大字浩然苍劲。我们肃立碑下,头顶松涛回响,战绩碑凉冷而坚硬。远处阳光照耀的原野上,马兰花幽幽绽放、蒲公英热烈芬芳……

## 春天的食单

□高方

歲  
回  
響

这个春天我的课不是很多,但是有三个时段排在了下午。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每天的晚高峰坐通勤车回家,意味着只能由家里那个“贤惠”的男人为我准备晚餐。

春节是春天的节日,但那是中原的事儿。我们东北,春分时节,农历二月十五,还飘落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大雪。毕竟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好像都还没有下过这么大的一场雪。那天一进家门,余酸菜的香味就扑上来拥抱着我。

酸菜是东北人的最爱。不吃酸菜,怎么证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呢?不吃酸菜,我们东北菜的代表作“杀猪菜”就没法成立了!从以前的腌酸菜到现在的买酸菜,我都觉得,作为一个四十几岁的东北女人,我是彻底地堕落了。

余酸菜是我家经常做的菜——五花肉趁冻切成薄薄的片儿,越薄越好,冷水下锅煮至汤色变白,下葱姜等调味料,然后再将大白菜腌成的酸菜切成细丝放进锅里去。说是一起煮、炖、熬都可以,这几个词在我这种相对粗糙的东北人看来几乎没有区别。火候自己掌握,我妈爱吃脆的,我就喜欢软一点的。但要诀是一定一次性加够水,最后一定要有汤喝。肉片软糯,大概有一半儿已经化在汤里了,酸菜适口,汤略有些酸,但是回甘明显。要是再拍几瓣蒜,用蒜酱蘸肉吃,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先生做饭一般都是只有一个菜。那之前的两天,一天是炖白菜冻豆腐,一天是角瓜土豆酱。白菜冻豆腐没什么,家家都会做的家常菜,角瓜土豆酱倒是值得一说。

角瓜是我买的,本想用它来炒虾仁,青瓜和红白相间的虾肉,想想都很美。先是吃别的菜忘记了它,然后我就因为上班失去了做晚饭的权力,然后先生就说:我可以用它做角瓜酱吗?为什么不可以呢?土豆切片,角瓜切片,加上东北生酱,炖了一会,他问我:“我可以把它弄碎吗?”我说:“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于是我的曾经碧绿的角瓜失去了我认识的颜色和形

状,饭桌上出现了一盘看不出食材本来面目来的菜。平时只吃一碗饭的他,那天吃了两碗。我坐下又起来,盛了一碟自己腌的白萝卜小红椒。

饭后收拾厨房,打开冰箱的时候我发现前几天剩下的半颗球生菜,最外面的叶子的边缘已经焉成了菜干。他做饭的时候,菠菜之外的叶儿菜通常都是不被碰的。他说这些菜的“菜性”他不熟悉,但菠菜是他家小园儿里常见的,也是他从小吃到大的。看着这半颗生菜,我忽然想起刚结婚的时候,我做了一桌子菜招待他的父母,他走过来皱着眉头说:“这也没什么可吃的呀!”我气愤得欲哭无泪,桌上的菜不但荤素搭配卖相很美,而且真的是一桌子啊!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怎么没炖个白菜土豆茄子豆角啥的呢!

不上班的时候当然就得进厨房,再说,人家都给我做了三天的饭了。

青虾开背,平整铺盘,洒上蒜末,倒一点鱼豉油,开水上屉蒸,七八分钟就好。这是懒人菜,也是笨人菜。

蔫了的生菜拆开、洗净,清水里浸泡一会儿,好歹也能恢复一些脆嫩的模样。葱花、蒜末、红椒粒下热油锅,用少许盐和蚝油调味,我的“生菜”就变成了“熟菜”。

他点名要吃我做的鸡蛋羹。我说:“那你就去磕鸡蛋。”我说四个,他说六个。好啊,那就六个。鸡蛋打散,蛋液过细网漏勺,滤去泡沫和没打碎的蛋白,只用盐,加适量冷水,搅匀。大碗蒙保鲜膜,还是开水上屉,一般十分钟后就可以了。洒几粒绿色的葱花,再淋半匙海鲜酱油,调味也调色。眼下算是春天,户外还不曾见得绿意,那么总该在餐桌上见一点吧!

前阵子,本地的“呼兰刀韭菜”就上市了。我从没体验过老杜“夜雨剪春韭”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我吃韭菜。我嫌做面食烙韭菜盒子费事就用它直接来配炒其它菜,炒土豆丝、炒鸡蛋,把它和嫩黄的豆腐、银白的绿豆芽炒在一起就成了又好看又好吃的“合菜”,配米饭卷春饼都很妥帖。



春天挖野菜。

岁  
月  
刻

## 诗意图雨

□田孟龙

7

时光流转,节令更迭,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为这个节令留下了无数美妙的诗词华章。节令诗词,不仅是一座文学艺术的宝库,也是一部民俗风情的百科全书。谷雨,更是浸润在诗的国度、词的故乡,诗意风俗的长卷……

谷雨是一部古老文化的传承史。智慧的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来认知一年中的时令、物候等变化规律,形成了古老独特的时间认知体系,被称为“二十四节气”,2016年12月,“二十四节气”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气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古人智慧和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结晶。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二十四节气名》中考释:“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顺天时。”可见,二十四节气的确立,源自周朝。“杨花柳絮随风舞,雨生百谷夏将至”,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有“雨水利谷”之意,于每年4月20日或21日太阳到达黄经30°时到来。元代吴澄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意为清明过后,雨水增多,有利于谷物生长,故名“谷雨”。

谷雨是一幅异彩纷呈的风俗画。“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鸟弄桐花日,鱼翻谷雨萍”“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正当谷雨弄晴时……一年弹指又春归”……在二十四节气中,谷雨是一帧意蕴馥郁的诗笺。在柳絮纷飞,布谷催春,牡丹吐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节,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踏歌行吟,款款走来,在他们眼中的谷雨,是一部古老文化的传承史,一幅异彩纷呈的风俗画。

谷雨是一个追怀仓颉的奉祀节。“黄天动容飘谷雨,祭仓颉顿赐墨花。”《淮南子·本经训》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之日,上天降下粟米为生民祝贺、鬼却因不能再愚弄民众而大哭,黄帝把这天定为“谷雨节”,赐仓颉为“仓(倉)姓,以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仓颉死后,人们把他葬于故乡陕西白水县,“谷雨拜仓颉”的盛典千年不绝。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根据中国民间谷雨祭仓颉的习俗,把每年4月20日(谷雨节)定为“中文语言日”。汉字是包括仓颉在内的仁人志士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学者编纂的《中华字海》已收录汉字85568个。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日月为“明”、止戈为“武”,熔铸在汉字里的东方思维方式“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积淀了中华文化的哲学观念、思维模式、生活习俗,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



谷雨时节。

谷雨是一曲遥寄沧海的壮行歌。“谷雨时节,百鱼上岸”。当此时节,海水渐暖,鱼虾向近海洄游,形成鱼汛,为了企盼出海平安,谷雨这天沿海渔民有举行祭海仪式的传统。谷雨也是一盏芬芳浓郁的二春茶。“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春至谷雨,是采茶、品茗的最佳时节。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为“谷雨茶”,又叫“二春茶”。

谷雨是一缕唇齿留芳的香椿芽。“山珍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康有为这首《咏香椿》诗,生动道出了香椿这一节令美味的妙处。自有汉以来直至明清,香椿曾与荔枝同为南北方物品,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推荐:“其芽发及嫩时皆香甘,生熟益盐皆可茹”。祖国医学认为香椿药用价值极高,《唐本草》有“叶煮水,可以洗疮疖症”之载。古人赋予香椿树多寿多福之意向,《庄子·逍遙游》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之颂,燕赵之地至今有谷雨摸椿树之俗,祈儿童健康成长,老人长寿多福。

谷雨是一首踏青赏春的交响曲。“红紫妆林绿满池,游丝飞絮两依依。正当谷雨弄晴时。射鸭矮阑苔藓滑,画眉小槛晚花迟。一年弹指又春归。”元代诗人仇远的《浣溪沙》词,定格了谷雨时节,浮萍满池,姹紫嫣红,柳絮飞舞,词人尽享春光花赏的一瞬,“一年弹指又春归”深情一句,令人回味无穷……

谷雨是一幅勤劳稼穑的农耕图。“清明断霜,谷雨断霜”,谷雨是唯一将物候、时令与农事紧密对应的节气,越冬农作物需要雨水以利返青,春播作物也需雨水播种利于谷物生长。谷雨是一束国色天香的牡丹花。“谷雨三朝看牡丹”,牡丹谷雨前后盛开,也被称为“谷雨花”,《爱莲说》云:“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全唐诗》中吟咏和涉及牡丹的诗词有130余首之多。

闻一多先生说:“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十年的昨天”。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诗意谷雨中,在时光的渡口,暮春回望,即景抒怀,历代佳句不绝,给人以希望和憧憬。